



# 细说大清第一家庭<sup>①</sup>



# 细说大清第一家庭<sup>①</sup>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你的女儿佛库伦，  
前生原是天女。  
只因此地要出一位英雄，  
特叫神鹊含胎，  
寄在你女儿的肚子里。  
生下这孩子，  
将来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，  
你们要好好照顾他。  
他是天上的贵种，  
不能姓你们的姓，  
如今我预先赏他一个姓名。  
将来这孩子生下来，  
不论是男是女，  
就姓爱新觉罗……

# 触摸后宫

人们对清朝的评价向来莫衷一是，其前期着实出了几代圣明君主，外抵侵略，内平叛乱，大体上说来政治清明，国力强盛，“康雍乾盛世”持续了134年！清朝后期国运不济，战祸不断，直至丧权辱国，招来败国骂名。作为离时人最近的封建王朝，这一前一后两段历史也集合着我们对它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。

说起这两段历史，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两个女人。一为辅佐三代君主，抚育一代圣君的孝庄太后，毋庸多言，清代前期国运昌盛其功不可没；二为掌权近半世纪，却致国家走向灭亡的慈禧太后。窥一斑而知全豹，由此可见，皇帝身后的女人不单是后宫里与皇帝玩乐的佳丽妃嫔，更影响着君王甚至谋权篡政的实力，令人不可小觑。

爱情不分等级，然而自古以来，唯独皇帝的爱情可称得上叹为观止。不论有道明君，还是昏君庸主，无不自诩风流，自享后宫三千佳丽，闲来追声逐色，这是常人所不能企及的。作为皇家内院的宫廷既是国家的权力中心，又是皇帝个人的享乐宝地。皇帝贵为天子，却终归是个男人。在庄严的王座背后，也有着平常人的七情六欲，皇帝与女人之间的宫闱秘史自然也成为了百姓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。从满清第一美人大玉儿与多尔袞之间的荡气回肠，到顺治与董鄂妃的哀怨动人，从风流的乾隆到荒淫的同治，从懿贵妃变身慈禧到珍妃身死井下，世人一直对大清第一家庭的悲欢离合大肆演绎，乐此不疲，足见其影响之广泛。

许啸天先生拨开正史和野史的重重迷雾，为我们展现了更翔实的大清第一家庭的故事，情节生动，描写细致，再现了一幅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。



细说大清第一家庭



### 第壹章 崛起关东 / 1

- 湖边偶遇 / 2
- 情定真真庙 / 9
- 六十岁的新娘 / 17
- 建州卫的崛起 / 24
- 多情英雄渥济格 / 31
- 努尔哈赤落难 / 38
- 掌上明珠嫁浪子 / 42
- 古埒城结怨 / 48
- 计退敌兵 / 54
- 平定内讧 / 60

### 第贰章 大业初成 / 65

- 布扬古悔婚 / 66
- 努尔哈赤称帝 / 71
- 倾国出征 / 75
- 明军之败 / 80
- 征讨叶赫 / 85
- 昏庸的神宗 / 92
- 努尔哈赤之死 / 97
- 皇太极夺权 / 103
- 大清建国 / 111
- 英雄难过美人关 / 116
- 计歼情敌 / 122

### 第叁章 夺嫡之战 / 129

- 皇太极暴殁 / 130
- 明朝覆亡 / 135
- 太后改嫁 / 140
- 董小宛进宫 / 145
- 皇帝出家 / 151
- 胤禔的身世 / 156
- 兄弟结仇 / 162
- 康熙遇刺客 / 168
- 血滴子 / 174
- 真假皇帝 / 179

### 第肆章 狠夺乾坤 / 185

- 雍正登基 / 186
- 残忍的雍正 / 191
- 大将军年羹尧 / 198
- 灭门之灾 / 204
- 文字狱 / 211
- 借刀杀人 / 218
- 复仇 / 226

### 第伍章 天子多情 / 233

- 香妃 / 234
- 乾隆下江南 / 241
- 争宠 / 247
- 乾隆祭生父 / 252
- 皇帝的新宠 / 257
- 天子失足 / 262
- 苦命的皇后 / 266

宠变·细说大清第一家

第壹章

崛起关东





## · 湖边偶遇 ·

在一片春花如绣的原野上，黄金似的阳光慷慨地照耀着一丛梨树林。梨花正开得雪白，花枝迎风颤动。绿顶紫颈的小鸟穿梭在林子里，它们飞来飞去，从高枝儿跳到低枝儿，震得花瓣儿簌簌地落下，随风飘到翠绿的草地上。一声声细碎的鸟语回荡在寂静的林子里，更添了几分活泼。春意浓浓，鸟语花香，好一个人间仙境、世外桃源！

忽然，远远地传来一阵马铃声响，接着是一片娇脆的说笑声。不急不徐地跑来一匹白马，马背上驮着一个身穿紫衣的女孩儿。她扬着白玉似的手臂，轻轻打着马儿，后面追来两个姑娘。身穿黄衣服的年纪大些，约摸有二十岁；身穿粉色衣服的，大约十七八岁。她们一边追赶着紫衣女孩儿，一边笑骂道：“小丫头！看你能跑到天上去？”眼看着就要追到，紫衣女孩儿笑得伏在马鞍上，快要坐不住了。粉衣女孩儿拍着手嚷道：“掉下来！掉下来！”紫衣女孩儿一个倒栽葱，真的摔下马来。后面的两个姑娘急忙趁机跳下马抢上前去，一个按住肩膀，一个骑在她身上，捋起袖子数她的肋骨。地上的女孩儿经不住痒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连连求饶。她们闹够了才放手，让紫衣女孩儿坐起来。紫衣女孩儿望去有十五六岁了，两面粉腮上擦着淡淡的胭脂，一双水盈盈的眼睛斜瞟过去，向粉衣姑娘狠狠地瞪了一眼，接着又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。这一笑，真是千娇百媚，就算你是柳下惠，看了也要动心。年纪大的姑娘，指着她对粉衣女孩儿说：“二妹，你看三妹，又装出这妖媚的样儿。”三妹撅着嘴说：“我妖媚不妖媚，关你们什么事？”大家说着话，大姑娘蹲下身去，替三妹拢了拢鬓发，说道：“你看，梳得好好的头发，刚出门就弄乱了。回去叫妈妈看见，又要听她唠叨呢！”三妹一边乖乖低着头，让姐姐给自己梳理，一边嘴里叽咕着：“还说呢！妈妈如果问我，我就说两个姐姐欺侮一个妹妹。”

一会儿，二姑娘拿着一把小草儿走过来，三人团团围坐着斗草玩。正玩得出神，忽然听见一声号角，大姑娘兴奋地说：“爹爹回来了，咱们快去看看吧！”三位姑娘回头一望，见父亲骑着一匹高头骏马跑在最前面，后面跟着七八条大汉。他

们手里擎着马鞭，赶着一群驴。三姑娘丢下两个姐姐，急急忙忙爬上马背，飞一般地追了过去。大姑娘和二姑娘也骑上马紧随其后。父亲干木儿远远看见女儿们迎来，便停住马等着。他最喜欢的是三姑娘。等她跑到面前，他便将她搂过来，让她和自己同骑一匹马。父女两人一边说笑一边向前走着。走了一程，远处山坳里出现几十间屋子，外面围着一圈矮矮的石墙。干木儿回过头，对同伴们说：“我们快到家了！”话音刚落，忽然听见半空中呜呜一阵响声，三支箭齐刷刷地插进干木儿马前的草地上。干木儿顿时气得脸色大变，胡须根根倒竖，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他们又来了！”随即回过头去高声嚷道：“伙计们，留神啊！我们又有好架打了！”几个大汉听后，齐声喝道：“快拿家伙去！”然后飞一般地向山坳里跑去。姐妹三人也跟着飞跑。三姑娘一边跑着，一边回过头望向布库里山顶，只见一个高大威猛的男子骑在马上，好像在那里狞笑。

静悄悄的一座山村，霎时间笼罩着惨雾愁云。干木儿家里闹成一片。干木儿的大儿子诺因阿拉爬上房顶，不住地吹响号角。村里的人听到这号角便知又要打架了，纷纷跳起身，拿着家伙，向屋外奔去。干木儿领着三五百人，一齐涌出山坳。山坳口有一座大木栅门，他们走出栅门，干木儿便吩咐把栅门关上。妇女们都站在栅门里张望。布库里山北面梨皮峪的村民，与山南面布尔胡里的村民原是世仇，两个村子里的人常常一言不合，便要发生械斗。梨皮峪的村主名叫猛哥，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。他膝下有一个儿子，名叫乌拉特，出落得一表人才，而且膂力过人。乌拉特常常带领村民翻过山去报仇，而且每次总是得胜归来。布尔胡里村的人吃了不少亏，大家都对乌拉特恨之入骨。如今打听到干木儿从岭外赶回一群驴，乌拉特再次带领着一大群村民翻过山，想要劫走那群驴。乌拉特一个人立马山顶，先射出三支箭，算是下了战书。一会儿工夫，见干木儿已领着大队人马出来，乌拉特便把枪杆儿一招，一马当先冲下山去。梨皮峪的村民紧跟着他，如同潮水一般冲下山。来到一片平原上，双方摆开阵势，乌拉特一声令下，刀枪并举，弓箭相迎，双方直打得头破血流，断臂折腿。干木儿骑着高头大马，指挥众人。看到有受伤的村民，他就急忙叫人前去抢夺回来，抬到栅门里面去。妇女们忙着包腿的包腿，扎头的扎头。干木儿的三个女儿，也挤在人群里帮着搀扶伤员，给伤员包扎伤口。

姐妹三人，大姑娘名叫恩库伦，二姑娘名叫正库伦，三姑娘名叫佛库伦。恩库伦已经嫁人，正库伦也已经说定婆家，只有佛库伦还待字闺中。她们三姐妹都长得天仙一般，尤其是佛库伦，生得格外标致。平日里，村中的青年男子们遇见佛库伦，就是没有话说，也要上前与她搭讪几句。无奈布里尔胡村的男子虽多，却没有一个





是佛库伦看得上眼的。每次遇见那群男子，佛库伦都不肯正眼看他们一下。如今见自己村里的人与别的村里的人打架，佛库伦不禁也热血沸腾，帮着母亲和姐姐们在栅门里照顾伤员。她一会儿搀扶这个，一会儿安慰那个，一会儿替他们包扎伤口，一会儿喂他们豆浆牛奶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这一场恶斗，布尔胡里村的村民与以前大不相同，他们人人奋勇，个个拼命。梨皮峪的村民渐渐败下阵来。乌拉特站在马背上，看着自己的村民有点支持不住了，便大喊一声跳下马，舞动长枪向人丛里杀去。他那枝枪舞得密不透风，没有人敢靠近，众人只好给他让出一条路。乌拉特直奔干木儿马前。干木儿眼明手快，见他冲着自己过来，便挽弓搭箭向乌拉特射去。乌拉特来不及躲，这一箭不偏不倚射中了他的肩窝。他大喊一声，转身就跑，干木儿拍马追去。布尔胡里村的村民们也边追边喊：“快捉乌拉特！快捉乌拉特！”梨皮峪的村民见乌拉特受伤，全都心惊胆寒。大家转身把乌拉特一裹，裹在人丛里，向山顶逃去。诺因阿拉因为在三年前与梨皮峪的人械斗时，曾经中过乌拉特一箭，如今他怎么肯轻易放弃大好的复仇良机？便紧紧在后面追着，一心要把乌拉特生擒活捉过来，以报一箭之仇。诺因阿拉逢人便杀，见马便刺，把梨皮峪的人杀得落花流水，东奔西逃。诺因阿拉杀到布库里山顶上，离自己人也远了，梨皮峪村的人也七零八落，逃的逃，死的死，剩下不多几个。但是，仇人乌拉特却怎么也找不到。诺因阿拉到底胆小，不敢追过岭去，便停枪勒马，转身撤回山下。

这一次，布尔胡里人大胜，人人兴高采烈，狂呼雀跃。干木儿下令杀了三头牛、六头猪、十二只羊、一百只鸡，召集全村村民，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大吃大喝地庆祝起来。恩库伦姐妹三人也陪着众人喝酒。这一夜是四月十五日，天上挂着圆圆的月儿，照在院子里，分外清朗。佛库伦淡施脂粉，轻拢云鬓，在人群中走来走去，仿佛月宫里的嫦娥一般，引得那群年轻人未饮先醉，满院子里嚷着她的名字。有几个人仗着酒气，上前与她胡缠，恼得她一溜烟跑出院子，独自赏月去了。

天上明月，人间良宵。布尔胡里位于长白山东面，虽说胡天八月即飞雪，冬日亦很是偏僻荒凉，了无生趣。但是一到春夏，却也清风入户，香花遍野。佛库伦是人间绝艳，天上青娥，只可怜生在这穷僻之地。她孤芳自赏，对此良辰美景，不禁有美人迟暮之叹。佛库伦觉得布尔胡里的那些男子都是些愚笨之人，没有哪个能配得上自己。她心里想：“白天看见的那个乌拉特，倒是十分英勇魁梧，那英俊的面庞、健硕的体魄和立马山头的英雄气概，哪个少女看了能不心动呢？像我佛库伦，

倘若能嫁得这样一个夫婿，才称得上才子佳人、人间美眷呢。如今我们两家是世代仇家，这段好姻缘只是幻影空花罢了。”

佛库伦站在院子外面，抬头望着月亮，不禁勾起一腔情思。她忽然想到布尔胡里湖的夜景一定很美，便悄悄地一个人分花拂柳地向布尔胡里湖走去。那里是她与两个姐姐常去玩耍的地方，离她家不远。翻过一座小山坡，眼前就是一片清澈的湖水。这时四山沉寂，临流倒影。湖面上映着月光，像镜子一般明净。她拣一块临水的山石坐下，一股清泉从山上流下，流过石根，发出潺潺的响声。见到如此心旷神怡的美景，佛库伦觉得恼人的心事全都飞到九霄云外了。她抬起头怔怔地看着天上的明月，猜想月宫里寂寞的嫦娥此时此刻在做什么。

忽然，佛库伦听到微微的喘息声，接着是窸窣窸窣的一阵响声。这时，从密密的草丛里爬出一个人。他的面庞映着月亮，佛库伦一眼便认出这是白天奋战负伤的乌拉特。她一寸芳心不禁怦怦乱跳，急忙用手绢按住朱唇，静悄悄地看着他。乌拉特在地上爬着，可怜他浑身血迹模糊，脸色苍白。他挣扎着爬到泉水边，低下头去，伸出双手，掬起一捧泉水送到嘴边。一连喝了几口，乌拉特才觉得精神清爽了许多。他一回头，看见一个美人儿坐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，不禁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姑娘可是布尔胡里村的人？”佛库伦不好意思和他讲话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。乌拉特颤巍巍地站起来，一步一步向佛库伦走来。佛库伦以为他要伤害自己，急忙转身想要逃走。乌拉特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乌拉特已受了重伤，如今被姑娘发现了，料想也逃不掉了。姑娘你也不用回去劳烦众人，我这里有一柄刀，请姑娘把我的头割下来，拿回村里去。一来姑娘会立下大功，二来我乌拉特死在美人手里，也是甘心的。”说着，他从怀里掏出一柄刀，“咣当”一声丢在地上，自己的身子也随即倒下。

佛库伦听他说得可怜，又见他无力地倒在地上，身子动也不能动，一时倒也进退两难。等了半天，佛库伦忍不住上前想去扶他起来。谁知乌拉特早已晕厥过去，他的衣襟上血迹斑斑，鲜血还在不住地往外淌着。佛库伦不禁动了慈悲心肠，于是伸手插在他的肋下，小心翼翼地把他拖到水边。佛库伦屈着一条腿，把乌拉特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，轻轻地把他衣襟解开，用自己的一方手绢蘸着水，替他洗去血迹，然后扯下他的一块衣襟扎住伤口。这时，乌拉特的脸迎着月光，越发显得英俊动人。他的鼻息一阵阵扑到佛库伦的脸上。佛库伦正在细细打量着他的面庞，忽然乌拉特轻轻呻吟一声，他睁开眼睛看见自己倒在美人儿怀里，不禁微微一笑。佛库伦羞得慌忙推开他的身子，一甩手就要走。谁知那只手被乌拉特紧紧攥住，任凭佛库伦怎么挣扎，他就是握住不放。这下惹恼了佛库伦，她从地





上拾起那柄刀，威胁着要向乌拉特的手臂上砍去。乌拉特却毫不畏惧，嘴里不住地说：“什么时候能与姑娘再次相见？好让我有机会说几句感谢姑娘的话。”佛库伦说：“你还要和我相见吗？除非到真真庙去！”她这句话刚说完，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一甩手跑得无影无踪。

雪拥蓝关，云封巫峡，布库里山东面也有这样一处险地，那里屹立着一座孤峰，壁立千仞，高耸入云。从布尔胡里村望去，好似一匹骆驼昂首天外。村里人便叫它骆驼嘴。骆驼嘴峰上，隐约望去，红墙佛阁，好似有一座庙宇。村里的人一直想要爬上峰顶去看个究竟，只苦于羊肠石壁，无法攀援，况且又是终年积雪，无路可寻。到了春夏之交，有一股瀑布从骆驼嘴直泻而下。长空匹练，直达山下的布尔胡里湖。每到这时，水势澎湃，入山的路径就没人水里了。到了秋天，四山云气，又迷住了桃源洞口。所以村里人虽然想尽办法，最终也未能看到庐山真面目。因此，这座孤庙，总如海上仙山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大家把这座庙宇称作真真庙。村里人有一句话：“你要与我相见吗，除非到真真庙里去。”佛库伦姑娘对乌拉特说这句话，只因与他是世代仇家，料是两人不容易见面。

一个月之后，布尔胡里村已是银装素裹，白雪皑皑。村里人的农事早已忙完，他们便纷纷背着弓箭骑着骏马，到山野里去打猎。干木儿也带着五六个大汉，天天到西山狩猎。有一天，他射得好大一头獐，扛在肩膀上，嘻嘻哈哈地回到家里，恩库伦和佛库伦把父亲迎进家门。一个不注意，她们姐妹三人已经在后院烤了獐肉下酒吃呢。獐肉正烤到好处的时候，干木儿一脚踏进后院，闻到一股浓浓的香味，不禁大声嚷道：“好香啊！”一眼看见姐妹三人正烤着火吃得热闹，干木儿说：“来！来！来！咱们大家一起吃！”一招手便来了十二三个人，男女老少团团围坐大口吃着。吃到一半，干木儿指着三姑娘，笑道：“小丫头！人小鬼大，瞒着大家自己偷吃！也不知我和你大哥去打这只獐，有多么费力呢！你们女孩子，只知道吃现成的。”一句话说得佛库伦很是不服气，她把粉颈一歪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女孩子怎么啦？爹爹不要看不起我们女孩子。明天我和两个姐姐上山去，捉一只比这只还大的獐给爹爹看。”干木儿听了，也把脖子一歪，说道：“真的吗？”佛库伦说：“当然是真的啦！”干木儿笑道：“拿手掌来！”佛库伦伸过手与父亲击掌为誓。屋子里的人顿时笑作一团，都说等着明天看三姑娘捉一头大獐呢！

第二天一早，佛库伦悄悄地拉着两个姐姐出门去打猎。三匹桃花马，驮着三个美人儿，一溜烟跑上东山。到了山坡上，她们跳下马，每人牵着一只狗，东寻西觅地找猎物。见雪地上都是狼的脚印，恩库伦说：“妹妹们我们要小心一些！这个地

方有大群的狼来过了，还留着爪印儿呢。我们要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才好。”佛库伦一边答应着，一边只是低头找寻。一会儿，她的那只黑狗仰着脖子大叫一声，随即飞一般地跑下山冈子。在壁脚上的一个洞口，黑狗用它的前爪乱爬乱抓。佛库伦跟在黑狗的后面，看到这种情形，知道洞里面有野兽躲着，急忙向两个姐姐招手。正库伦和恩库伦于是悄悄地走上前去。壁子下面有三个洞，西面一个洞大些。佛库伦把腰上挂着的网子拿出来，罩住洞口，对着小洞放了一枪。六只灰色的野兔惊慌地跳出洞外，霎时间被网子网住，它们左冲右突一阵挣扎，还是不能逃脱。佛库伦看到野兔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她两手紧紧按住网子，嘻嘻地笑着。正库伦上前把网子收起，把六只兔子分装在三姐妹的口袋里。正库伦说：“我们虽然捉了几只兔子，但是三妹曾在爹爹面前夸下海口，说要捉一只大獐。我想獐儿是胆小的，得到荒山野岭去找才有呢。”恩库伦听了，附和着说：“二妹说得有理。”佛库伦叫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何妨到骆驼嘴下面去找？”两个姐姐齐声说道：“好啊！好啊！”她们走下山坡，骑上马，绕过山峡，便看见骆驼嘴高矗在面前。

布尔胡里湖紧靠着山脚，这时湖面上一片层冰断木。姐妹三人骑着马，沿着湖边走去。路的尽头就是一条上山的路径。山势十分险峻，而且满山铺着冰雪，很不容易爬上去。三姐妹下马，攀藤附葛地往上爬。爬了一程，三个人便已娇喘吁吁，香汗涔涔。正库伦一抬头，看到山壁上飞出一群野鹰，便嚷道：“大姐姐快射！”恩库伦这时也看见了，急忙抽箭挽弓。一支箭射上去，一只鹰应声翻身落下。恩库伦的名叫“卢儿”的猎狗，飞扑过去，将鹰叼在嘴里，送到恩库伦面前。

她们三姐妹在路旁一块山石上坐下，说着闲话，把身边带着的干粮掏出来吃了个饱。佛库伦夸大姐姐眼力手法十分高强，还说：“怪不得大姐夫看到姐姐就害怕呢。”正说着，正库伦发现一只山狸远远地沿着山壁走来，她急忙从大姐夫手里抢过弓箭，一下子射中了山狸的脊梁。山狸在雪地上翻腾着，卢儿跑过去一口咬住它的脖颈，拖到正库伦面前。这时，佛库伦嚷道：“好哇！你们两个上山都得了头彩，唯独我没有……”她的话不曾说完，山冈子上传来獐儿的叫声。佛库伦听了，一拍手说道：“太棒了！我的也有了！”说着，便站起身，拿着弓箭，也不等两个姐姐，急急忙忙绕过山冈子而去。恩库伦在后面喊她，她也不理睬。正库伦见佛库伦跑得远了，忙在后面追赶，恩库伦见只剩下她一个在山腰里，便也跟上去。山陡路滑，恩库伦一步一步地挪着，走了半天，不见前面正库伦和佛库伦两人的影子。

转过山腰，恩库伦听到正库伦在前面哭喊。她心里一急，慌忙加紧脚步追上去。往前一看，恩库伦不禁吓得双腿发软，浑身直冒冷汗。原来，佛库伦在半山上，



正被一只斑斓猛虎拦腰咬住，往林子里死拖硬拽。卢儿吓得夹着尾巴，在正库伦身后狂吠。那只老虎拖着佛库伦，向林子里一转便不见了。恩库伦吓得号啕大哭。她和正库伦两人拼命挣扎着赶上前去，到林子里四面寻找，静悄悄的不见佛库伦的踪迹，也听不到佛库伦的哭喊声。再看看雪地上的脚迹，被姐妹俩人一阵子乱踏，也不容易分辨。而且到了林子西面，就没有脚印儿了。姐妹俩人心里十分慌张，一边哭着，一边叫喊，四处乱寻。没过多久天就黑了，却始终不见佛库伦的影子。正库伦异常焦急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她大喊一声，想要纵身跳下悬崖。幸亏恩库伦眼疾手快，急忙上前抱住正库伦。两人没有办法，只得凄凄惨惨地寻路下山。回到家里，姐妹俩人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对父亲说明白。她们两人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满屋子的人已经号啕大哭。母亲哭得格外伤心，逼着丈夫连夜上山去找寻小女儿。干木儿也懊悔昨天不该和她击手掌说那句玩笑话，逼得她今天闹出这样的乱子。当下招呼了许多伙计，一大队人擎枪提刀，提着灯笼，举着火把上山去寻找佛库伦。

## · 情定真真庙 ·

佛库伦丢下两个姐姐，一个人跑到山冈上去，四下里找寻，静悄悄的不见獐儿的踪迹。正出神的时候，忽然觉得脖子后面鼻息咻咻，急忙回头一看，佛库伦不禁大叫一声，惊出一身冷汗。转身要跑，可怜她两条腿软得就像棉花做的一般，已经不能移动半步。原来，那只斑斓猛虎是从她身后一片松树林子里窜出来的，虎爪儿踏在雪上，静悄悄的听不到声音。等佛库伦回头看时，那只老虎已经在她背后拱爪儿了。佛库伦到底是一个女孩子，能有多大胆量、多少力气？那只老虎把屁股一摆，尾巴一剪，大吼一声，像人一样站立起来，擎着它两只蒲扇似的大爪儿，在佛库伦肩头一按。可怜佛库伦一缕香魂出了窍，当即晕过去了。

过了好久，佛库伦觉得耳边有人低声叫着自己的名字，微微睁眼一看，一肚子的惊慌变成了一肚子的诧异。原来，那只老虎说起了人话，只听他低声说道：“姑娘别怕，我是乌拉特。”说着把头上的老虎脑袋向脖子后面一掀，露出一张英俊的面庞。乌拉特站起来把身体一抖，包在他身上的一层老虎皮就整个儿被脱下来了。他身穿紧软皮衣，越发显得虎背熊腰，孔武有力。乌拉特的身后站着五六个雄赳赳的大汉。乌拉特吩咐他们把绳椅搬过来，然后自己扶着佛库伦坐在绳椅上面，低声说道：“姑娘不要害怕，这绳子是很结实的。”乌拉特一挥手，山壁子上的绳子一动，就把佛库伦拉到了半空中。吓得她紧紧闭上眼睛，只觉得身体好似腾云驾雾一般，直向峰顶飞去。忽然绳子停住了，佛库伦睁开眼睛一看，竟已到了骆驼嘴峰顶的真真庙前。

真真庙其实是山峰上的一块红色大岩石，好似屋檐一般，下面有一个黑黝黝的山洞。从山下望上去，好似一座红墙小庙。附近的人都称它为真真庙。这时乌拉特也上了山顶，洞里面走出两个女仆，上前扶住佛库伦，领着她向洞门走去。洞口遮着一幅大红毡帘。揭起帘子，里面灯火通明，四壁挂着皮幔，地下也铺着厚毯子。炕上锦裘绣枕，铺陈得十分华丽。佛库伦在炕上坐下，低下头不说一句话。乌拉特走上前，作了三个揖，又趴到地上磕头。羞得佛库伦站起身，转过头去不看。这时，乌拉特趴在地上说道：“我乌拉特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，我们梨皮峪美丽的姑娘也不知道有多少，我从不曾向她们低过头。自从那天月下遇见姑娘，又蒙姑娘许诺在真真庙里相见，我的灵魂便交给姑娘了。回去以后，我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吃也无味，睡也不安。最后，费尽心机，终于上了这山尖儿，铺设下这间洞房。又怕明火执仗地去打劫，会给姑娘留下不好的名声，便天天暗地里打听姑娘的消息。





如今打听到姑娘要上山打猎，便假装成一只猛虎，在山冈下守候。天可怜见，姑娘果然来了。姑娘现在既然到了此地，可也没得说了！是姑娘自己答应在真真庙里见面儿的，我乌拉特就拼了一辈子的前程，在这个山洞里陪伴姑娘吧。”佛库伦虽然非常要强，但听了乌拉特的一席话，也软了心肠。从此，她跟着乌拉特在山洞里暮暮朝朝地度着甜蜜的光阴。他们俩人在洞子里促膝围炉，浅斟低酌，消磨了一冬的岁月。

转眼间春天到了，佛库伦偶尔在洞口张望，外面千里积雪，四望皎然。再看看自己住的地方，真好似琼楼玉宇，高出天外。向西一望，看见山坳里有几座矮屋，佛库伦认得那是自己的家。她不由得想念起自己的父母，突然非常伤心，两行泪珠儿沿着粉腮滚落下来。佛库伦回到洞里，坐在炕沿上，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掉眼泪。乌拉特看见了，急忙上前抱住她，低声询问原因。佛库伦既想念父母，又舍不得眼前的人。经不住乌拉特再三追问，她把自己的心事说了出来。乌拉特听后，低着头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拼着我一条性命，送姑娘回家去吧！”佛库伦听后，连连摇头，说道：“这是万万使不得的，我们村子里的人对你恨之入骨。如今你又抢劫了我，我爹爹怎么肯放过你呢？你此去一定性命难保，不如让我一个人回去，我见到父母自有话说。”

乌拉特听佛库伦说要离开自己，忍不住落下几行英雄泪，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姑娘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”这句话说得佛库伦柔肠寸断。她心想：“我们这里的男子都是负心人，难得有这样一个多情人。可惜我家与他家是世代冤仇，我们这段姻缘是不会成功的。罢！罢！罢！我总要想办法和他做一对白头偕老的夫妻。”于是对乌拉特说：“我会想办法来找你的。我要和你做一对偕老的夫妻。只怕到那时你已经变心。”乌拉特听了这话，立刻从腰间拔出一柄刀，在臂膀上划了一下，鲜血便如同潮水一般涌出。乌拉特拿酒杯接了一杯，然后送到佛库伦嘴边。佛库伦喝下半杯，剩余的半杯乌拉特自己喝下。这是长白山人最重的誓盟，意思是说谁背弃了誓盟就杀死谁。当时乌拉特的手臂上挨了一刀，佛库伦一时不忍离开他，急忙替他包扎好伤口，服侍他睡下。两人又厮守了十多天。

一天夜里，天上一轮皓月照着山上山下如同水洗的一般。佛库伦和乌拉特肩并肩地站在洞口赏月，忽然又勾起佛库伦思念父母的心事。乌拉特便吩咐手下挂下绳椅，准备送佛库伦下山。两人握着手，说了许多道别的话。之后，乌拉特扶着佛库伦坐上绳椅，一挥手，绳椅沿着山壁飞一般地滑下去。乌拉特站在山顶上，怔怔地望着，直到看不见了，才长叹一口气，回到山洞里去。

干木儿自从丢了女儿佛库伦以后，天天带着人到山前山后去寻找。一连找了一个月，佛库伦还是全无踪影，干木儿整日长吁短叹的。母亲也因想念女儿，终日啼啼哭哭，最后病倒在床上。两个姐姐亲眼看着妹妹被老虎拖去，更是觉得凄惨，想起妹妹便说一回哭一回。一家人都被愁云惨雾笼罩住了。再加上门外冰雪连天，越发弄得门庭冷落，毫无生趣。

冬尽春来，恩库伦回丈夫家去了，丢下正库伦一人，凄凄惨惨的。她每天晚上趴在炕上，陪伴着母亲，手里拈着一片鞋帮儿，就着灯光做鞋子。想起妹妹死得苦，两行泪水不由得滚落下来。

一天晚上，忽然门帘一动，走进来一个人。正库伦抬头一看，见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全家人日夜想念的三姑娘佛库伦。正库伦看到她进门，一纵身向前扑去，喊了一声：“我的好妹妹！”母亲也从梦中惊醒，看到佛库伦，欢喜地将她搂在怀里，心肝宝贝地叫着。这一下，惊动了全家老小，大家都跑进屋子。干木儿拉着女儿一边仔细端详，一边问长问短。佛库伦说：“我被老虎咬住以后，当时已吓得晕过去了。老虎拖着我去过几个山头，恰巧遇到一群猎人。猎人们捉住老虎，把我从老虎嘴里夺下。见我的腰上受了伤，便带回他们家去养伤。他们家有一个老妈妈，照看着我，十分周到。过了两个月，我的伤才渐渐好了。不料接着又得了寒热病。他们家住的是帐篷，我病得昏昏沉沉的时候，跟着他们搬来搬去。谁知越搬离咱们家越远。我的病好了以后，一打听，他们已经搬到了暖阳堡。”干木儿一听到这里，高声嚷道：“哎哟！暖阳堡离这里有八百里地呢！我的孩儿，你是怎么回来的呢？”佛库伦接着说道：“幸亏在路上遇见他们的同伴，说要到长白山射雕去。孩儿便求着他们，把孩儿带回来了。”一席话说得两位老人没有丝毫疑心。

第二天，恩库伦得到了消息，急忙赶回来看望妹妹。姐妹三人说了许多分别以后的话。佛库伦拉住大姐姐，不放她回家去，姐妹三人依旧在一起说笑玩乐。布尔胡里村的人见佛库伦回来了，人人脸上都有了喜色。

寒食已过，春来迟暮。四月时节，长白山下桃李争妍，杏花醉眼，花事正盛。布库里山前后的村子里，村民们也都蠢蠢欲动。春风入户，轻衫不冷，大家都要到山边水涯去踏春游玩。这时，骆驼嘴上一股瀑布挟着冰雪直泄而下，从夏到秋，奔腾澎湃，没日没夜地奔流着。山下的居民睡在枕上，也能听见一片水声。这水声听在别人耳朵里，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，唯独佛库伦听了，觉得柔肠寸断，伤心不已。因此，村中的红男绿女，人人外出去游玩，独有佛库伦闷坐在家里，不轻易踏出房门一步。她想起在骆驼峰顶上，与乌拉特的一番恩爱，心就飞到山顶去了。母





亲看到佛库伦魂不守舍的样子，以为她生病了，急得四处求神拜佛。恩库伦却暗中留神，心里早已猜透几分。

这一天，干木儿因三女儿生病，便去请来一个跳神的人到院子里做法事。全家老小和街坊邻居都来看热闹。恩库伦趁着这个空儿溜进房去，见妹妹独自一人盘腿坐在炕上发怔，便上去搂住她的脖子，悄悄说道：“小鬼头！在外面干的好事以为姐姐看出来吗？”佛库伦吃了一惊，无言以对，只是怔怔地看着姐姐。恩库伦看到佛库伦的表情，更是瞧透了七八分，说道：“你先不要狡辩，听姐姐细细说来。你说被老虎拖去咬伤了腰，后来虽说把伤养好了，怎么现在腰上没有一点伤疤？又说接着得了伤寒病，我们关外人，凡是得了伤寒病，没有一二十天是好不了的。就是好了，脸上的气色一时也不能复原。况且据你说，跟着他们住在帐篷里搬来搬去的。游牧的生活何等辛苦，你受伤、大病之后，为什么没有一点病容？为什么没有一点风尘气色？你刚回家的时候，我仔细打量过你，不但没有一点憔悴气色，反而觉得你的面庞比以前圆润了些。你告诉我在外面受苦，我看你说话的时候，不但没有愁容，反而面露喜色，这是你嘴里故意说得苦恼，肚子里自然有你快活的事情。再说到你跟着那群猎人东走西走。你和一群陌生男人住在一处，根本不可能保住身子。你想那些关外的男子，谁不是见了女人就像饿鬼一般？何况妹妹在落难的时候，他们又是一群粗蛮猎人，妹妹长得又是这样标致，跟着他们住在帐篷里，妹妹你有什么本领保住自己的身子呢？”

恩库伦见妹妹被这一席话惊得愣在那儿，并未作罢，接着说道：“倘若妹妹没有保住身子，回到家里不知要多么苦恼，多么伤心呢。现在妹妹回来，却没有一点悲苦的样子。这猎人一节，是妹妹在撒谎。姐姐有一句放肆话，妹妹不要生气，我敢肯定妹妹绝对不是女孩儿了，而且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！”佛库伦听到这里，粉腮不由得涨得通红。恩库伦不由她分辩，又说：“妹妹这几天病了，爹爹和妈妈为了妹妹的病，急得六神无主。其实妹妹哪里是生病，是小孽障在肚子里作怪呢！妹妹不用抵赖，你虽然不肯告诉我，但你那种懒洋洋的神气早已告诉了我。妹妹不是常常呕吐吗？不是常常嚷着腰酸吗？不是爱吃酸味儿吗？这样样都是小孩作怪的凭据。爹爹和妈妈只因一心可怜你，被你一时瞒住了。我做姐姐的，你怎么瞒得了呢？你自己拿镜子照照看，你的眉心都散了，还和我混称什么小姑娘呢？好妹妹，你还是对我老实说了吧，你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？”恩库伦这一席话，说得佛库伦哑口无言。

这几天，佛库伦正因离开自己的心上人很不自在，又因肚子里种下了祸根，抱